



八百烈士的回家路

少先队员们,手捧用现代技术修复而成的毛阿根烈士照片,沿着当年烈士离开家的老街,步行送烈士回家。到烈士家中后,少先队员将毛阿根烈士照片交给亲属,并敬少先队队礼。

毛海英告诉记者:家人专门准备了一个房间悬挂这张照片和摆放烈士证,父母每天会对照片点香敬拜,迎接大伯的英魂早日回家。

这个哥哥,帅不帅?这是我们宁波籍的烈士。孙嘉倬将把烈士生平事迹与为烈士寻亲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串联成宣讲作品,在校园内开展百场演讲,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广大青少年从缅怀烈士传承精神中激发奋进力量。

#我为烈士来寻亲#发起5年来,帮助800多名客籍异乡的革命烈士找到亲属,通过全国志愿者收集到的烈士陵园信息有684座,分布全国25个省份和地区。通过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收集到了包括朝鲜、越南、巴基斯坦、老挝、坦桑尼亚等国的中国烈士陵园烈士信息两万万余。

2021年5月,孙嘉倬代表团宁波海曙区委、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参加2021年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我为烈士来寻亲“客籍异乡英烈回家”志愿服务项目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金奖。

最近,项目还联合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文化财产保护中心共同开启“我为烈士修遗像”活动,用专业技术修复烈士们保存数十年的包括烈士证、信件等在内的文书类遗物。

微博#我为烈士来寻亲#话题导语中这样写着:为客籍异乡英烈寻找亲人,为烈士寻寻找烈士亲人的安葬地。所有资料是全国各地200余位志愿者接力拍摄登记匹配整理完成,我们都是志愿者,不收取任何费用,祭扫活动费用自理或根据相关政策减免。

黄军平很感激这群年轻人,帮着那么多烈士做了一些事情。这些孩子是国家的希望,还好,这些烈士的故事,并没有被遗忘。他说。

00后黄妍丽,资料整理组志愿者,来自浙江杭州,经常以团队名义给烈士献鲜花祭奠;90后温常卿,丹东振安区烈士陵园管理员,守护着858位烈士长眠的3000多平方米的烈士陵园,有关丹东方面的烈士信息他有求必应;泉州姑娘王玉茹是中国邮政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只身一人几次上山拍摄零散安葬的烈士墓;江苏网友君涛,被誉为圈内“半仙”,有研究志士对地域信息分析和研判的“绝活”;烟台姑娘米粒,组建了覆盖山东全省的9120人的公益寻亲志愿同盟,每次寻亲大家都一呼百应齐上阵;一口四川话的邓玉明伯伯,这些年为志愿军烈士寻亲打了无数电话,他说自己是志愿军烈士的儿子,这是他的使命担当。

目前,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已吸引网络志愿者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其中核心志愿者26名,他们都是抱着一腔热血加入其中;我们国家经历了太多磨难,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一定要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在寻亲的过程中,我们仿佛完成了人生的一次穿越,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烈士们已经是古稀老人,这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以为他们做的事情。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手记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写这篇文章时,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有关为烈士寻亲的资料,一次又一次地回忆采访中的点点滴滴,却总是迟迟无法下笔,语言在行动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一桩桩一件件的寻亲故事,一家一户的成功案例,一位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们,一起拼凑成一幅家国情怀的画卷。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最终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下这样的文章。曾经,在烽火战争年代,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和平发展年代,有这么一群可爱的青年志愿者,他们一起组成今日可爱的中国。



2021年清明节,孙嘉倬(左一)带着少先队员,陪同烈士家属一起来到宁波樟村烈士陵园为王心恒烈士扫墓,并现场讲述王心恒烈士的英雄事迹。



孙嘉倬(右一)在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为英烈敬献鲜花。



扫一扫 看视频



孙嘉倬(右二)参加“迎接建党百年 为百名烈士画像”大型公益活动。

两人通完电话,彼此都有种找到了知音的感觉。孙嘉倬之前想的事,一下全部找到了解决方法。

说干就干,第二天孙嘉倬就在微博上发起了#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活动,号召网友们一起整理烈士信息,为烈士寻亲。

那一次,通过孙嘉倬的个人影响力,招募到了26名青年志愿者,开始整理黄军平从朝鲜带回的烈士墓视频中英烈墙上的名字,把一个个名字输入表格,再从中华英烈网的烈士数据库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英烈数据库双向比对烈士的身份户籍资料,最终确定烈士的准确个人信息。

因为害怕用代码软件会出现名字错误、同名烈士身份无法识别等BUG,所以所有的信息我们都只能选择最原始的手动输入。孙嘉倬说:我和志愿者们说,我们一起做的是从前没有人做过的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如果我们没有责任心,很可能导致烈士信息错误,烈士找不着家或者找错家,导致烈士找不到他们。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理和匹配,在2017年清明前夕,#我为烈士来寻亲#按照省份属地分类发布了第一批1000名志愿军在朝安葬地信息,得到了网友的大量转发,也引起了各属地媒体的关注。

孙嘉倬说,这个名单经过整理、发布和后续对接后,一大批烈士找到了自己亲人的安葬地,陆续前往朝鲜扫墓祭奠,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感激黄军平叔叔,他的一个善举,才有了我为烈士来寻亲这个项目,为更多烈士寻亲找到了宝贵线索。

这次网络活动的成功,让孙嘉倬和志愿者们看到了网络的力量和社会各界对烈士寻亲的关注,她和团队一起商量调整我为烈士来寻亲的思路,以整理烈士资料组为核心,向全国招募青年旅友、骑友、军迷,到全国各地的烈士陵园就近拍摄烈士墓碑照片,补充烈士安葬地数据库。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他们主动走进家乡的陵园带回一条条烈士信息。

随着志愿者队伍的壮大,一个庞大、详实的烈士信息数据库搭建起来。越来越多新发布的寻亲信息不再石沉大海,就像一个个小灯泡,原来是灭的,现在都被点亮了,有了回应,我们感到非常有意义。

一开始很多人抱着好奇心加入我们,后来碰到和他们年纪相仿的、同家乡的烈士,又会有所启发。孙嘉倬说。

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吕卉老师了解到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事迹后,来到宁波走访调研,回去之后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烈士陵园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2021年4月2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首次公布了100位烈士的寻亲信息,同时向全社会征集线索,为烈士寻找亲人。

在孙嘉倬看来,全国性的服务平台提高了寻亲的效率,政府对烈士寻亲的重视也引起社会更广泛关注,我们也可以提供数据和资料,协助政府进行实地走访核实。

五

有人对孙嘉倬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有自己的工作和小孩,哪有闲工夫干这个寻找的烈士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值吗?

孙嘉倬总是淡淡回复: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也是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啊。她坚信,烈士的故事应该被铭记,烈士的精神应该被传承!

2018年清明节,孙嘉倬带着全国网友寄来的乡土和孩子们写给异国他乡志愿军烈士们的信件,与全国各地寻亲成功的烈士家属们一起前往朝鲜。

黄军平也一同前往,这是他第二次去朝鲜寻找伯父。

当我们聚集在中朝边境小城丹东鸭

绿江断桥上时,许多烈士泪流满面,他们有的是烈士的子女,有的是烈士的弟弟妹妹,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去往朝鲜,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多岁了,他们要去完成整个家族半个世纪没有完成的心愿,为烈士亲人扫墓。孙嘉倬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朝鲜的7天里,寻亲团除了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清明公祭外,其余时间都穿梭于朝鲜境内的各大志愿军烈士陵园。孙嘉倬说:这一行,我见证一幕又一幕痛哭的场景。

在寻亲的队伍中,有一位拄着拐杖的70多岁老人陈传文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白发苍苍的陈传文两夫妻,相互搀扶,步履蹒跚。这对古稀老人第一次来到朝鲜,为的是寻找自己牺牲在朝鲜战场的父亲陈士成。

当时父亲也就二十八九岁,思想先进,一听自己符合条件,就主动报名,奔赴战场,留下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4人。那一年,我也就4岁。陈传文说着,抹了抹眼角涌出的泪。

大概一年之后,前线传来消息,父亲为了引开飞机轰炸,保护战友和基地的安全,跳上自己的运输车开出去做目标,遭到美国军机轰炸壮烈牺牲。在陈传文保存的资料中,有封来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二团的手写信,向家属表达了悼念之情。

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福山面大阳里,这是书信里写着的地址,但并没有写具体的陵园墓地。

在朝鲜的烈士陵园里,老人拄着拐杖,放声哭喊:老爸,你到底在哪里?他记得,母亲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不肯放,希望能够有朝一日找到父亲,带他回来。

这一幕深深地触动现场的每个人,孙嘉倬说:当时,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掉,那个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白天的种种在我的脑海里拼命地翻滚,烈士到底在哪里?大同郡到底有没有烈士陵园,怎样才能去?一个个问题让我辗转反侧。

离开朝鲜的那个清晨,备感失落的老两口,来到所住宾馆西面的小山坡,在这个距离父亲可能埋葬地20来公里的地方,点上蜡烛,烧上纸钱,跟父亲说说话。

老人颤颤悠悠地跪下,掏出一家老小的旧照片,毕恭毕敬地面向父亲的照片磕头,一下,两下,三下,雪白的银丝在微风中飘动。

第二次朝鲜之旅,黄军平仍没有找到二伯。这次,他从朝鲜带回一小块土,将其埋在奶奶的坟前,留个念想。

我知道二伯所在的部队停战时在三八线附近,三八线是双方两公里内都不能靠近的地方,二伯就在那里。黄军平说。

目前这个地方还没解封,他在期盼解封的那一天。

六

那次回来之后,孙嘉倬一直挂记着陈传文老人,她通过我为烈士来寻亲,想尽各种办法。一位和朝鲜有着良好关系的友人赵斌主动愿意提供帮助,他做中朝贸易,常年来往于中朝之间。

孙嘉倬还记得,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赵斌,他就是带着香烟和酒去烈士陵园。赵斌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最终在朝鲜大同郡找到了烈士陵园。

赵斌拍回了烈士墓地的照片,孙嘉倬查看发现,在平壤新建的顺安烈士陵园有陈士成烈士的名字,只是里头刻着的名字,把士写成了世。

确认找到陈传文父亲之后,孙嘉倬带着烈士墓地的照片,和先生、女儿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南京陈传文老人家中,我让女儿为陈传文老人送上了一枚纪念章,以此纪念他的烈士父亲,纪念68年的寻找终于成功。

我们围在一起包了一顿团圆饺子,在

兴讲述第一次找到烈士时的情形,她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

我立马给烈士打电话。当时她激动得手都是抖的,牺牲几十年了啊,终于找到了。电话那头,哇,她就哭起来了。

通完电话,已是下午4点多,孙嘉倬赶紧跑去商店,周边没有鲜花店,我就用香烟和酒敬上。站在墓碑前,她轻声说:老英雄,你的家人没有忘记你,他们让我来寻找你,过段时间他们也会来的。心里还默默地认了这门亲戚,想着今后每年来祭拜。

在与烈士一次次沟通中,王心恒短暂的一生浮现在孙嘉倬眼前,王心恒,1922年出生,在解放宁波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忽然,她感觉烈士与自己是如此亲近,说着说着,她流下了眼泪。

三

第一次为烈士家属完成心愿,让孙嘉倬更加坚定了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行动。但是,我可以为这些烈士做些什么?我一个人又能帮助多少?孙嘉倬有些迷茫。

2016年年底,孙嘉倬又一次接到了烈士家属的求助:您好,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黄建国的后代黄军平。2016年8月,我和几位烈士后代一起远赴朝鲜寻找伯父黄建国的安葬地,很遗憾没有找到。我把两个烈士陵园1万余名烈士的名字都拍了回来,不知道这些烈士的家属是不是也和我们家一样苦苦寻找亲人安葬地几十年。我想请你一起整理烈士的资料,帮助烈士寻亲。

她赶紧要了黄军平的电话,和他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多小时。

黄军平是陕西咸阳市土生土长的农民。他的二伯黄建国牺牲在朝鲜战场,祖母因为接受不了儿子的牺牲哭瞎了双眼。爷爷考虑到其膝下没有子嗣,就将黄军平过继过去。

黄军平还记得,小时候上学,语文老师讲解课本上邱少云的故事时,对全班同学说,他的亲人是志愿军英烈,谁都不能欺负他。因为当时家里挂着光荣烈属牌子。看着其他小朋友投来的羡慕眼神,黄军平第一次对志愿军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情感。

遗憾的是,全家人一直都不知道伯父安葬在哪,也很少提起这事,直到爷爷去世前叮嘱他,看看能不能找到伯父的安葬地?

黄军平说,当年爷爷怕奶奶太过伤心,就将二伯的遗物烧掉了,只留下烈士证藏在老式柜子里。在清明时,一家人会到十字路口,面朝东方,烧香祭奠。

黄军平20岁时就开始在地图上找,当时只看到地图上有个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在地图上查,这个地方离陕西很远,去一趟很不容易。

他小心翼翼地揣着烈士证,开始攒钱。很长一段时间,去朝鲜寻找伯父的安葬地,成了黄军平心念的执事。

2016年,黄军平在烈士群看到朝鲜有两个烈士陵园修葺完成。像我这样的烈属有很多,我们有个烈属群,彼此互通信息。他觉得去朝鲜有了希望。

很快有人组织去朝鲜扫墓,黄军平报名了。

那些年,黄军平做了很多功课,把朝鲜战争研究了个遍,找到了伯父所在部队番号,具体在朝鲜哪片区域战斗。

第一次去朝鲜,我所去的地方不是伯父在的地方,但我还是要去。黄军平说:如果我不去朝鲜,不踏上这片土地,根本不会知道那里的状况。

刚开始,黄军平还怀着私心,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伯父。直到走进朝鲜开城烈士陵园,想法开始发生转变,那种感觉,他无法用语言表述。

朝鲜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庄严肃穆,同行的10名烈属举行了简短的仪式,然后一起放声大哭,仿佛这些坟墓里躺着都是自己的亲人,而他们是代表家乡来看他们,祭奠他们。

自己从来没出过国,第一次去朝鲜,如同看电影一般。当年二伯和我一样,从丹东入朝,我是坐着火车,二伯可能是从桥上走过去。我踏着二伯的足迹来寻找他,回忆起这段历程,黄军平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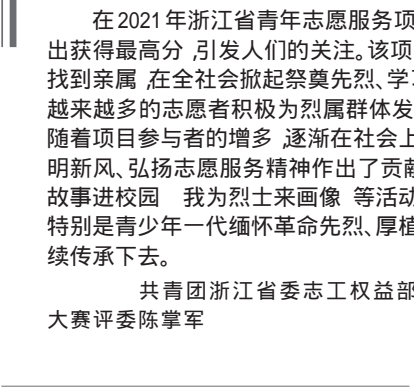
这趟朝鲜之旅,虽然未能找到二伯,但他将朝鲜烈士陵园中35米长的烈士墙名录,用手机一一拍摄了下来带回国内。

5分钟左右时长,近1万个名字。他想着,国内还有很多烈属想找到家人,这些名字里或许就藏着希望。

可是,整理这些材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籍贯不详、番号不详,还有很多同名同姓的英烈信息无法确认。

四

黄军平找到了网络上小有名气的“猫小喵喵兔子”孙嘉倬。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周国围

9月1日,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项目发起人孙嘉倬一宿没睡,一直守着消息,等候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稳稳地回家”。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25枚与烈士遗骸同时发现的印章,向全社会征集线索为烈士寻找亲人,我们的志愿者在网上参与了信息的比对和分析,郭玉文、杨翌梅两位志愿者实地找到了李云嫻烈士的亲人,还在做DNA鉴定,结果出来后才能最终确定。孙嘉倬告诉记者。

每年祖国以最高礼仪接载客籍异乡英烈回家,孙嘉倬既激动又感伤,一批又一批的英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告诉我们: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之中国先烈们用牺牲换来的。

一

志愿者兰钢是孙嘉倬的师傅,他没有当过兵,却愿意待在与这些英勇无畏的官兵们最近的地方。自由职业的他,大部分时间不是在陵园就是在去陵园的路上。

从2007年开始,兰钢一直在做一件事:去烈士陵园,祭奠、拍照,回来以后整理资料。他的个人博客“luck路客”的博文,是孙嘉倬最早在网上接触到烈士信息的渠道。

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孙嘉倬才走上了为烈士寻亲的路。

每次走进烈士陵园,兰钢都是蹲在烈士的墓碑前,熟练地敬香、倒酒,点上香烟,念叨着烈士的名字,拍下一张张墓碑的照片。这是他祭奠烈士的方式。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亲人葬在哪里。我希望当家属在网上搜索烈士的名字时,能沿着我发的信息找到烈士的墓碑。兰钢说。

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去烈士陵园里为这些有名字、没名字的烈士扫扫墓,上上香。

孙嘉倬说,兰钢给了她一种震撼,每次看到他发布的信息,都有种说不出的感受。

后来,孙嘉倬的每次旅行,都是去全国各地的烈士陵园,看每一块墓碑,算烈士牺牲时的年龄,他们大部分是那么年轻。我常常想,每个人都有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可是他们十七八岁走上了战场,二十几岁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2年,新婚的孙嘉倬作出了另类的选择:带着先生一起再去一次云南,沿着边境线去那些烈士陵园,去那些当年的旧战场。

新婚的先生顺从了她,蜜月之旅从滇西的国殇墓园到龙陵松山战役的战场,从边境小镇麻栗坡到中越边境线上的老山主峰,孙嘉倬一路祭奠英烈,同时通过微博(网名“猫小喵喵兔子”)向网友们介绍那些烈士陵园的位置和具体情况。

9年前云南的交通并不发达,烈士陵园和战场遗址比较分散。15天的“蜜月”旅行,她和先生不知道在昆明中转了多少回,她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分享。

就这样,一块块墓碑地拍,一个个名字地记,一次次地跋山涉水,兰钢和孙嘉倬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英烈。

二

随着“猫小喵喵兔子”微博粉丝越来越多,寻亲的烈属主动找上来。

第一次帮烈属找到亲人时的成就感,孙嘉倬至今记得。

2016年8月,有一个安徽太和的烈属,辗转找到她,给她留言:您好,看到您经常到烈士陵园去,想请您帮忙寻找一下我的小爷爷王心恒,他去打仗之后就和家人断了联系,老一辈说他大概牺牲在宁波。现在过年的时候家里也都给他摆上碗筷,希望能回来。

这位烈属是王心恒的侄孙,无意中在当地一家纪念馆里找到了一段关于王心恒的介绍,说王心恒牺牲在宁波。

什么材料都没有,这该怎么找?孙嘉倬虽然心里没底,但是满口答应,没事,没事,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你放心!

已经答应了,必须办到。孙嘉倬暗自下定决心,只要在宁波,我一定能找到。

当时还没有退役军人事务局。孙嘉倬首先想到找民政局,但毫无收获,工作人员提示她可以去烈士陵园找。

之后,孙嘉倬便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花了两个周末把宁波大大小小烈士陵园的墓碑找了个遍。

这期间,孙嘉倬还干了一件事,估计今后还会有人找,我一边找,一边一个个把每个墓碑拍照存档。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个周末,孙嘉倬终于在樟村烈士陵园找到了王心恒的名字。看到王心恒名字那一刻,别提有多高